

散 文 海 外 版 精 品 集

# 百期精华

## 古今抒怀



《散文海外版》自1993年元旦创刊，至2009年7月，出版已经整整100期了。为了铭记我们这一本纯文学杂志的历史印迹，我们精心选编了这套《百期精华》。所谓“100期·100家·100篇”，即是100期中100位名家的100篇散文力作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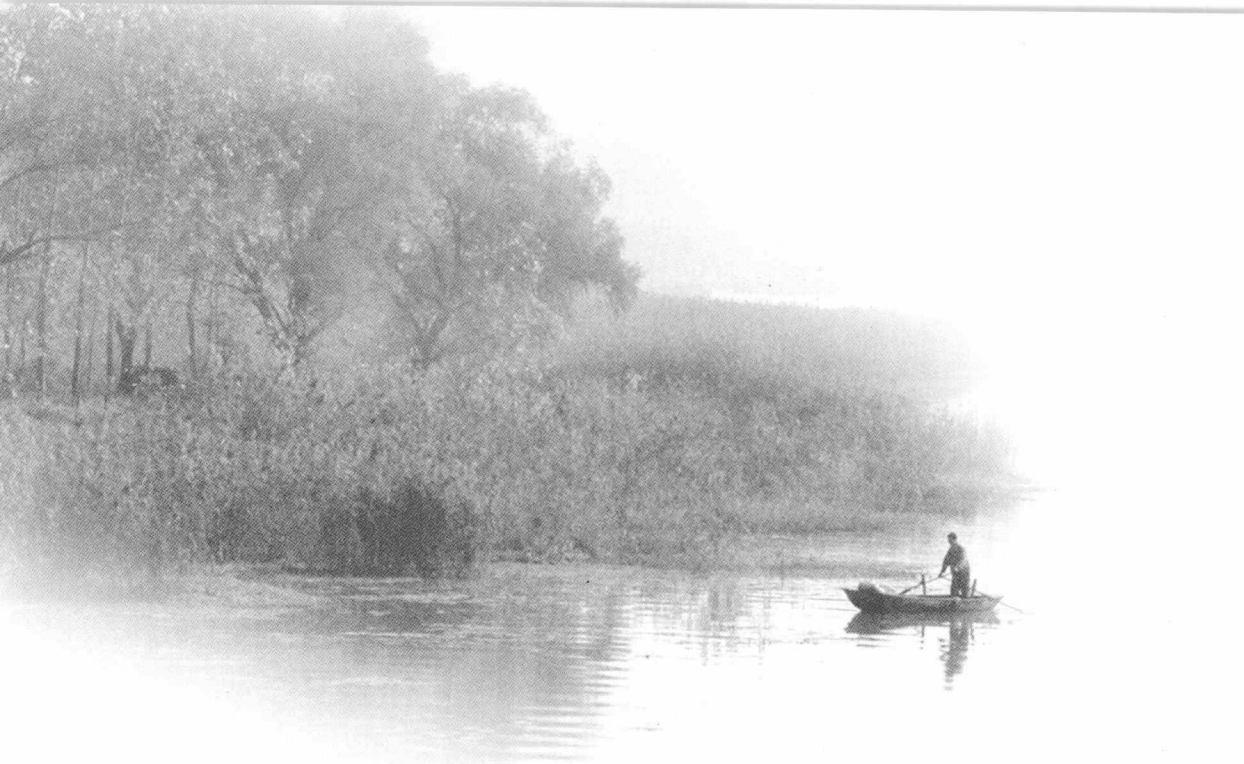
散文海外版编辑部 \ 选编

### 100期 · 100家 · 100篇



百花文艺出版社

BAIHUA LITERATURE AND  
ART PUBLISHING HOUSE



# 百期精华

100期 藏100家 100篇

## 古今抒怀

散文海外版编辑部 \ 选编



百花文艺出版社

BAIHUA LITERATURE AND  
ART 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百期精华. 古今抒怀/散文海外版编辑部 编. - 天津:  
百花文艺出版社, 2009.9  
ISBN 978-7-5306-5503-0

I. 百… II. 散… III. 散文-作品集-世界 IV. I16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9) 第 125103 号

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

地址: 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 35 号

邮编: 300051

e-mail: [bhpubl@public.tpt.tj.cn](mailto:bhpubl@public.tpt.tj.cn)

<http://www.bhpubl.com.cn>

发行部电话: (022) 23332651 邮购部电话: (022) 27695043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河北省三河市宏达印刷有限公司印刷

\*

开本 787 × 1092 毫米 1/16 印张 17.25 插页 2 字数 232 千字

2010 年 1 月第 1 版 2010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 1 - 3000 册 定价: 32.00 元

## 目 录

病隙碎笔 .....	史铁生(001)
大河遗梦 .....	李存葆(010)
煌煌上庠 .....	卞毓方(023)
高贵的精神 .....	张承志(033)
百年荣公馆 .....	薛尔康(040)
遗憾 .....	金克木(049)
大地上的事情 .....	苇 岸(051)
春风吹又生 .....	张中行(055)
迷乱之夜 .....	矫 健(059)
漫游这个世界 .....	王 蒙(068)
春天的十二条河流 .....	熊育群(071)
灵山 .....	徐 剑(086)
金陵弟子江湖客 .....	余光中(113)
灵魂的歌唱与谛听 .....	马丽华(124)
太阳和墓地 .....	楼肇明(127)
用耳朵阅读 .....	莫 言(135)
晚清政坛上的一对杰出师生 .....	唐浩明(140)

问卜中华 .....	余秋雨(153)
——苦旅余稿	
散步 .....	(美国)陈之藩(166)
读数时代 .....	南 帆(171)
想象上海 .....	陈 村(180)
大地的眼睛 .....	詹克明(184)
湘西草堂 .....	江 堤(199)
土地的话题 .....	石绍河(213)
升沉不过一秋风 .....	李国文(222)
人生能得几清游 .....	曾敏之(230)
走进总督府 .....	张成起(233)
纸上的河流 .....	陈启文(242)
——湘江溯源系列随笔	
明月几时有 .....	冯伟林(261)

# 病隙碎笔

□ 史铁生

## 1

我想,上帝为人性写下的最本质的两条密码是:残疾与爱情。残疾即残缺、限制、阻碍……是属物的,是现实。爱情属灵,是梦想,是对美满的祈盼,是无边无限的,尤其是冲破边与限的可能,是残缺的补救。每一个人,每一代人,人间所有的故事,千差万别,千变万化,但究其底蕴终会露出这两种消息。现实与梦想,理性与激情,肉身与精神,以及战争与和平,科学与艺术,命运与信仰,怨恨与宽容,困苦与欢乐……大凡前项,终难免暴露残缺,或说局限,因而补以后项,后项则一律指向爱的前途。

就说史铁生和我吧,这么多年了,他以其残疾的现实可是没少连累我。我本来是想百米跑上个九秒七,跳高跳它个二米五,然后也去登一回珠穆朗玛峰的,可这一个铁生拖了我的后腿,先天不足后天也不足,这倒好,别人还以为我是个好吹牛的。事情到此为止也就罢了,可他竟忽然不走,继而不尿,弄得我总得跟他一起去医院“透析”——把浑身的血都弄出来洗,洗干净了再装回去,过不了三天又得重来一回。可不是麻烦吗!但又有什么办法?末了儿还得我来说服他,这个吧那个吧,白天黑夜的我可真没少费话,这么着他才算答应活下来,并于某年某月某日忽然对我说他要写作。好哇,写呗。什么文学呀,挨不上!写了半天,其实就是我没日没夜跟他说的那么个话。当然他也对我说些话,这

几十年我们就是这么你一言我一语地说过来的,要不然这日子可真没法过。说着说着,也闹不清是从哪天起他终于信了:地狱和天堂都在人间,即残疾与爱情,即原罪与拯救。

## 2

人可以走向天堂,不可以走到天堂。走向,意味着彼岸的成立。走到,岂非彼岸的消失?彼岸的消失即信仰的终结、拯救的放弃。因而天堂不是一处空间,不是一种物质性存在,而是道路,是精神的恒途。

物质性(譬如肉身)永远是一种限制。走到(无论哪儿)之到,必仍是一种限制,否则何以言到?限制不能拯救限制,好比“瞎子不能指引瞎子”。天堂是什么?正是与这物质性限制的对峙,是有限的此岸对彼岸的无限眺望。谁若能够证明另一种时空,证明某一处无论多么美好的物质性“天堂”可以到达,谁就应该也能够证明另一种限制。另一种限制于是呼唤着另一种彼岸。因而,在限制与眺望、此岸与彼岸之间,拯救依然是精神的恒途。

这是不是说天堂不能成立?是不是说“走向天堂”是一种欺骗?我想,物质性天堂注定难为,而精神的天堂恰于走向中成立,永远的限制是其永远成立的依据。形象地说:设若你真到了天堂,然后呢?然后,无所眺望或另有眺望都证明到达之地并非圆满,而你若永远地走向它,你便随时都在它的光照之中。

## 3

残疾与爱情,这两种消息,在史铁生的命运里特别地得到强调。对于此一生性愚顽的人,我说过,这样强调是恰当的。我只是没想到,史铁生在四十岁以后也慢慢看懂了这件事。

这两种消息几乎同时到来,都在他二十一岁那年。

一个满心准备迎接爱情的人,好没影儿的先迎来了残疾——无论

怎么说,这一招是够损的。我不信有谁能不惊慌,不哭泣。况且那并不是一次光荣行为的后果,那是一个极为普通的事件,普通得就好像一觉醒来,看看天,天还是蓝的,看看地,地也并未塌陷,可是一举步,形势不大对头——您与地球的关系发生了一点儿变化。是的,您不能再以脚掌而是要以屁股,要不就以全身,与它摩擦。不错,第一是坐着,第二是躺着,第三是死。好了,就这么定了,不再需要什么理由。我庆幸他很快就发现了问题的要点:没有理由!你没犯什么错误,谁也没犯什么错误,你用不着悔改,也用不上怨恨。让风给你说一声“对不起”吗?而且将来你还会知道:上帝也没有错误,从来没有。

#### 4

残疾,就这么来了,从此不走。其实哪里是刚刚来呀,你一出生它跟着就到了,你之不能(不止是不能走)全是它的业绩呀,这一次不过是强调一下罢了。对某一铁生而言是这样,对所有的人来说也是这样,人所不能者,即是限制,即是残疾,它从来就没有离开过。

它如影随形地一直跟着我们,徘徊千古而不去,它是不是有话要说?

它首先想说的大约是:残疾之最根本的困苦到底在哪儿?

还以史铁生所遭遇的强调为例:不,它不疼,也不痒,并没有很重的生理痛苦,它只是给行动带来些不方便,但只要你接受了轮椅(或者拐杖和假肢、盲杖和盲文、手语和唇读),你一样可以活着,可以找点事做,可以到平坦的路面上去逛逛。但是,这只证明了活着,活成了什么还不一定。像一头勤勤恳恳的老黄牛,像风摧不死沙打不枯的一棵什么草,几十年如一日地运转就像一块表……我怀疑,这类形容肯定是对人的恭维吗?人,不是比牛、树和机器都要高级很多吗?“栗子味儿的白薯”算得夸奖,“白薯味儿的栗子”难道不是昏话?

人,不能光是活着,不能光是以其高明的生产力和非凡的忍受力为荣。比如说,活着,却没有爱情,你以为如何?当爱情被诗之歌之,被看



得比生命还重要的时候(生命诚可贵,爱情价更高),却有一些人活在爱情之外,这怎么说?而且,这样的“之外”竟常常被看作正当,被默认,了不起是在叹息之后把问题推给命运。所以,这样的“之外”,指的就不是尚未进入,而是不能进入,或者不宜进入。“不能”和“不宜”并不写在纸上,有时写在脸上,更多的是写在心里。常常是写在别人心里,不过有时也可悲到写进了自己的心里。

## 5

我记得,当爱情到来之时,此一铁生双腿已残,他是多么地渴望爱情啊,可我却亲手把“不能进入”写进了他心里。事实上史铁生和我又开始了互相埋怨,睡不安寝食不甘味,他说能,我说不能,我说能,他又说不能。糟心的是,说不能的一方常似凛然大义,说能的一对难兄难弟却像心怀鬼胎。不过,大凡这样的争执,终归是鬼胎战胜大义,稍以时日,结果应该是很明白的。风能不战胜云吗?山能堵死河吗?现在结果不是出来了?——史铁生娶妻无子活得也算惬意。但那时候不行,那时候真他娘见鬼了,总觉着自己的一片真情是对他人的坑害,坑害一个倒也罢了,但那光景就像女士们的长袜跳丝,经经纬纬互相牵连,一坑就是一大片,这是关键:“不能”写满了四周!这便是残疾最根本的困苦。

## 6

这不见得是应该忍耐的、狭隘又渺小的困苦。失去爱情权利的人,其他的权利难免遭受全面的损害,正如爱情被贬抑的年代,人的权利普遍受到了威胁。

说残疾人首要的问题是就业,这话大可推敲。就业,若仅仅是为活命,就看不出为什么一定比救济好;所以比救济好,在于它表明着残疾人一样有工作的权利。既是权利,就没有哪样是次要的。一种权利若被忽视,其他权利为什么肯定有保障?倘其权利止于工作,那又未必是人

的特征,牛和马呢? 设若认为残疾人可以(或应该,或不得不)在爱情之外活着,为什么不可能退一步再退一步认为他们也可以在教室之外、体育场之外、电影院之外、各种公共领域之外……而终于在全面的人的权利和尊严之外活着呢?

是的,有的时候是不得不这样,身体健全者有时候也一样是不得不呀,一生未得美满爱情者并不只是残疾人啊!好了,这是又一个关键:一个未得奖牌的人,和一个无权参赛的人,有什么不一样吗?

## 7

可是且慢。说了半天,到底谁说了残疾人没有爱情的权利呢? 无论哪个铁生,也不能用一个虚假的前提支持他的论点吧! 当然。不过,歧视,肯定公开地宣布吗? 在公开宣布不容歧视的领域,肯定已经没有歧视了吗? 还是相反,不容歧视的声音正是由于歧视的确在?

好吧,就算这样,可爱情的权利真值得这样突出地强调吗?

是的。那是因为,同样,这人间,也突出地强调着残疾。

残疾,并非残疾人所独有。残疾即残缺、限制、阻碍。名为人者,已经是一种限制。肉身生来就是心灵的阻碍,否则理想何由产生? 残疾,并不仅仅限于肢体或器官,更由于心灵的压迫和损伤,譬如歧视。歧视也并不限于对残疾人,歧视到处都有。歧视的原因,在于人偏离了上帝之爱的价值,而一味地以人的社会功能去衡量,于是善恶树上的果实使人与人的差别醒目起来。荣耀与羞辱之下,心灵始而防范,继而疏离,终至孤单。心灵于是呻吟,同时也在呼唤。呼唤什么? 比如,残疾人奥运会在呼唤什么? 马丁·路德·金的梦想在呼唤什么? 都是要为残疾的肉身续上一个健全的心途,为隔离的灵魂开放一条爱的通路。残疾与爱情的消息总就是这样紫萦缭绕,不离不弃,无处不在。真正的进步,终归难以用生产率衡量,而非要以爱对残疾的救赎来评价不可。

但对残疾人爱情权利的歧视,却常常被默认,甚至被视为正当。这一心灵压迫的极例,或许是一种象征,一种警告,以被排除在爱情之外

的苦痛和投奔爱情的不息梦想,时时处处解释着上帝的寓言。也许,上帝正是要以残疾的人来强调人的残疾,强调人的迷途和危境,强调爱的必须与神圣。

8

残疾人的爱情所以遭受世俗的冷面,最沉重的一个原因,是性功能障碍。这是一个最公开的怀疑——所有人都在心里问:他们行吗?同时又是最隐秘的判决——无需任何听证与申辩,结论已经有了:他们不行。这公开和隐秘,不约而同都表现为无言,或苦笑与哀怜,而这正是最坚固的壁垒、最绝望的囚禁!残疾人于是乎很像卡夫卡笔下的一种人物,又很像陀思妥耶夫斯基地下室里的哭魂。

难言之隐未必都可一洗了之。史铁生和我,我们都有些固执,以为无言的坚壁终归还得靠言语来打破。依敝人愚见,世人所以相信残疾人一定性无能,原因有二。一是以为爱情仅仅是繁殖的附庸,你可以子孙满堂而不识爱为何物,却不可以比翼双飞终不下蛋。这对于适者生存的物种竞争,或属正当思路,可人类早已无此忧患,危险的倒是,无爱的同类会否相互欺压、仇视,不小心哪天玩响一颗原子弹,辛辛苦苦的进化在某一个傍晚突然倒退回零。二是缺乏想象力,认定了性爱仅仅是原始遗留的习俗,除了照本宣科地模仿繁殖,好歹再想不出还能有什么更美丽的作为,偶有创意又自非自责,生怕混同于淫乱。看似威赫逼人的那一团阴云,其实就这么点儿事。难言之隐一经说破,性爱从繁殖的束缚中解放出来,残疾人有什么性障碍可言?完全可能,在四面威逼之下,一颗孤苦的心更能听出性爱的箴音,于是奇思如涌、妙想纷呈把事情做得更加精彩。

9

福柯在《疯癫与文明》一书中说:“疯癫不是一种自然现象,而是一

种文明产物。没有把这种现象说成疯癫并加以迫害的各种文化的历史,就不会有疯癫的历史。”这一关于疯癫的论说,依我看也适用于残疾,尤其适用于所谓残疾人的性障碍。肢体或器官的残损是一个生理问题,而残疾人(以及所有人)的性爱问题,根本都在文化。你一定可以从古今中外的种种性爱方式中,看出某种文化的胜迹,和某种文化的囚笼。比如说,玛·杜拉斯对性爱的描写,无论多么露骨,也不似西门庆那样脏。

性,何以会障碍?真让人想不通。你死了吗?

性在摆脱了繁殖的垄断之后,已经成长成为一种语言,已经化身为心灵最重要的表达与祷告了。当然是表达爱愿。当然是祷告失散的心灵可以团圆。这样的欲望会因为生理的残疾而障碍吗?笑话!渴望着爱情的人你千万别信那一套!你要爱就要像一个痴情的恋人那样去爱,像一个忘死的梦者那样去爱,视他人之疑目如盏盏鬼火,大胆去走你的夜路。你一定能找到你的方式,一定能以你残损的身体表达你美丽的心愿,一定可以为爱的祷告创造出丰富多彩的乃至独领风流的性语言。史铁生和我,我们看不出为什么不能这样。也许,这样的能力,唯那无言的坚壁可以扼杀它,可以残废它。但也未必,其实只有残疾人自己的无言忍受、违心屈从才是其天敌。

残疾人以及所有的人,固然应该对艰难的生途说“是”,但要对那无言的坚壁说“不”,那无言的坚壁才是人性的残疾。福柯在同一部书中,开宗明义地引用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一句话:“人们不能用禁闭自己的邻人来确认自己神志健全。”而能够打破这禁闭的,能够揭穿这无形共谋的,是爱的祷告,是唤起生命的艺术灵感,是人之“诗意的栖居”。

## 10

有人说过:性,从繁殖走向娱乐,是一种进步。但那大约只是动物的进步,说明此一门类族群兴旺已不愁绝种。若其再从娱乐走向艺术,那才能算是人的进步吧。

是艺术就要说话,不能摸摸索索地寻个乐子就完事。性的艺术,更以一种非凡的语言在倾诉,在表达,在祈祷心灵深处的美景。或者,其实是这美景之非凡,使凡俗的肉身禀领了神采。当然,那美景如果仍然是物质的,你不妨就浑身珠光宝气地去行你的事吧。但那美景若是心灵的团聚,一切饰物就都多余,一切物界的标牌就仍是丑陋的遮蔽,是心灵隔离的后遗症。心灵团聚的时刻,你只要上帝给你的那份财富就够了:你有限的身形,和你破形而出的爱愿。你颤抖着、试着用你赤裸的身形去表达吧,那是一个雕塑家最纯正的材料,是诗人最本质的语言,是哲学最终的真理,是神的期待。不要害怕羞耻,也别相信淫荡,爱的领域里压根儿就没它们的汤喝。任何奇诡的性的言词,一旦成为爱的表达,那便是魔鬼归顺了上帝的时刻……谴责者是因为自己尘缘未断。

什么是纯洁?我们不因肉身而不洁。我们不因有情而不洁。我不相信无情者可以爱。我倒常因为看见一些虚伪的标牌、媚态的包装和放大的凛然,而看见淫荡。淫荡不是别的,是把上帝寄存于人的财富挪作他用。

## 11

但是,喂!这一位铁生,你不是在把爱和爱情混为一谈吧?你不是在把它们混淆之后,着意地夸大男女私情吧?

问我吗?我看不是。

而且谁也别吓唬人,别想再用人类之爱、民族之爱或祖国之爱一类的大词汇去湮灭通常所说的爱情。那样的时代,史铁生和我都经历过。是那样的时代把爱情贬为“男女私情”的。是那样的时代,使爱情一词沾染了贬义,使她无辜地背上了狭隘、猥琐一类的坏名声。套用一下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那句话吧:不能用贬低个人的爱愿来确认人类之爱的崇高。

完全没有不敬仰人类之爱(或曰:博爱)的意思,个人的爱情正在其

中,也用不着混为一谈。如果个人的爱情可以被一个什么东西所贬低。所禁闭,那个东西就太可能无限地发育起来,终于有一天它什么事都敢干。此一铁生果然愚顽,他竟敢对一首旷古大作心存疑问——“生命诚可贵,爱情价更高,若为自由故,二者皆可抛。”疑问在于这后一抛。这一抛之后,自由到底还剩下什么?但愿所抛之物不是指爱情的权利或心中的爱愿,只是指一位具体的恋人,一桩预期的婚姻。但就算这样,我想也最好能有一种悲绝的心情,而不单是豪迈。不要抛得太流畅。应该有时间去想想那个被抛者的心情,当然,如果他(她)也同样豪迈,那算我多事。其实我对豪迈从来心存敬意,也相信个人有时候是要做出牺牲的。不过,这应该是当事人自己的选择,如果他宁愿不那么豪迈,他应该有理由怯懦。可是,“怯懦”一词已经又是圈套,它和“男女私情”一样,已经预设了贬抑或否定,而这贬抑和否定之下,自由已经丢失了理由(这大约就是话语霸权吧)。于是乎,自由岂不就成了了一场魔术——放进去的是鸽子,飞出来的是老鹰?

## 大河遗梦

□ 李存葆

黄河,在炎黄子孙的心目中,当是一条无出其右的圣河。这圣河早已演变成一种偌大的文化符号,凝结在华夏历史与传统的骨髓中,流动在东方文明的血脉里。

久居泉城的我,自是对黄河情有独钟。大河那赭黄色的波涛,曾驮载过我愜怀的喜悦;大河那豪迈的奔涌,曾赋予我喷泉般的激情;大河那冰凌乍开的威猛,曾令我骇异怪讶;大河那千里金堤上的响杨亮桐,也曾多次撩拨起我挈妻将儿前往捕蝉听雀的稚趣……乐土总是在水一方。济南因了大河的溉泽,才有72名泉的喷突,大明湖垂柳的婀娜,千佛山花木的葳蕤;才有北园菜蔬的娇嫩,章丘大葱的肥硕,明水贡米的清香,乃至黄河四鼻孔鲤鱼的丰腴与鲜美……

进入90年代以来,有关黄河径流山东段的断流讯息,屡见报章。是怕看到母亲河那金黄、厚重而神秘的衣饰被早魃掀揭于世,也是怕流失掉我幼时便萌生的对这大河的敬畏,故而每届枯水时节,我从不愿涉足黄河,即使乘车路过济南黄河大桥时,也不敢向梦绕魂牵的大河投去匆匆一瞥。

丙子年五月底,东营市的朋友邀我到黄河口参加一文学活动。是年,山东遇到八十载未曾有的大旱。沿途所经之处,禾苗盼甘霖而断

颈,百姓望云霓而折腰。当轿车沿垦利县的黄河大堤东行时,我生怕目睹的情景终于逼入视野:宽绰的河床早已干涸,袒露着一丝不挂的丑陋。时见仨一团儿、七一伙儿的农民兄弟在河床里挖沙,拖拉机、地排车腾起的沙雾遮天蔽日;时见头戴用柳枝儿编成头环的半大小儿,牵着马轰着牛赶着猪在大堤下的河床边放青,牛儿马儿啃噬着那大半枯黄少许暗绿的野苇和茅草,猪儿拱着那刚刚出土的野菜……车近垦利县城时,道路遇阻,下得车来,但见河床中,一连战士正摸爬滚打,汗水湿透了沾满黄土的戎装,并在他们灰蒙蒙的脸上画下了道道正在下滴的惊叹号;大堤近侧的河床里,牧羊者正在“团羊晒膘”,一大片绵羊僵卧成不规则的圆圈儿,集体忍受着火的炼狱;大堤上的树荫下,一只狗儿为逃避烈日的威焰,双目微闭趴在那里,伸着长舌哈哒哈哒地喘着,微弱的气息更增添了几分沉闷;数只知了躲在晒焉了的枝叶间,偶尔发出几声沙哑的鸣叫,似在诅咒这暑气熏蒸、枯竭干亢的大河,难以氤氲出一滴甘露来濡湿它们的歌喉……

斯情斯景,我仿佛遭受到雷轰电击般的震撼。

黄河,这就是“黄河西来决昆仑,咆哮万里触龙门”<sup>①</sup>的黄河吗?

黄河,这就是“黄河之水天上来,奔流到海不复回”<sup>②</sup>的黄河吗?

黄河,这就是“天生圣人为万世,惊涛拍岸鸣春雷”<sup>③</sup>的黄河吗?

黄河,这就是“劲催双橹渡河急,一夜狂风到海边”<sup>④</sup>的黄河吗?

黄河,这就是“桃花水涨冲新渠,船船满载黄河鱼”<sup>⑤</sup>的黄河吗?

置身这焦枯龟坼的大河河床上,我如同陷进寂寥索寞的死亡之谷。往昔我对母亲河的憧憬、想象与敬畏以及大河留给我的那些曼妙的梦境,仿佛一下被这灼热的河床烤干凝固了。

## 二

入夜,心情沮丧的我下榻河口招待所。这里曾是大河与大海的亲吻点,曾是金涛和碧波的拥抱处。往昔来此小住,月夜听涛,别有情趣。我甚至能从涛声里分辨出哪是河的欢唱,哪是海的豪歌。此时,虽无月



华拂窗,但仍有海涛声隐隐入耳,涛声缠绵而舒扬,可在我听来是那般单调,因为这涛声里失却了大河的和弦。

惚兮恍兮,蒙蒙眈眈。我像在做着一场梦。人间的梦与醒,大河的幻与真,历史的虚与实,现实的显与隐,一起在我脑中幻化叠印……

我虽未走遍黄河的全程,但对万里九曲之黄河,熟悉得如同自己的母亲。

黄河,你从巴颜喀拉山流出后,一路喷珠溅玉,款款前行。当你腾跃下青海高原后,愈来愈威风凛凛,疏狂不羁。你这孔武的东方巨龙,以铜头铁臂撞开八大峡谷,用尖牙利齿撕碎黄土高原。巉岩壁立的刘家峡里,你龙尾一甩,卷起千堆雪;嵯峨陡峻的青铜峡中,你龙身一抖,搅起万叠浪;至壶口,你一声短吟,撩起泻天瀑布;抵龙门,你长吼一声,唤来动地狂飙……趑行到华北大平原,你才得以舒展一下那硕大无朋的身躯,即是闲庭信步走东海,仍不失大河傲然于世的涣涣之风……你所到之处,无不泼洒下奔泻征服的快感,无不闪耀着独一无二的个性。你径流的峰谷崩梁里,无处不留有你仁慈与暴戾的标记;你怀抱的城邑屯落中,到处都刻有你毁灭与创造的印痕……

黄河,你是太平洋水系的一条大河,你是“四渎之宗”<sup>⑥</sup>,你乃百水之首!断流,你怎么会断流呢?

黄河,我知道,今夜我这下榻处,20年前还是一片汪洋。黄河,在世界所有大河中,只有你的身躯里是“一石水,六斗沙”,但你从不告劳,最能忍辱负重,你冲下黄土高原后,果敢地搅拌着金色的乳,纵情地旋转着黏稠的血,一路东下,东下……你一年从黄土高原挟获的泥沙多达16亿吨,倘若将之堆成两米高一米宽的墙垣,可绕地球20多圈。辽阔的华北平原,是你古老的得意之作;有着六千平方公里面积、六百万亩草原的“近代黄河三角洲”,是你铜瓦厢决口改道后近百年来即兴之篇;直到现在,你仍借丰水季节,每年都在这河口处,信手捧出三万余亩的“小品”。黄河,你不经意抖下的泥沙,竟使豫、鲁地段的河床年年增高,使一条空中悬河成为全球奇观,曾是那样令人惊魂荡魄……黄河,在中华大地上,唯有你才称得上是无所顾忌、任情挥洒、硬黄匀碧